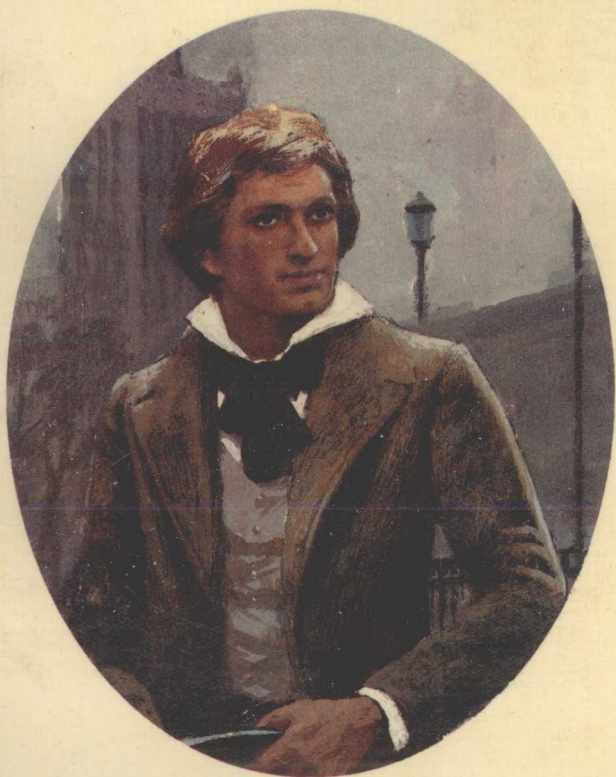


西方文学名著选粹

大卫·科波菲尔

狄更斯



西方文学名著选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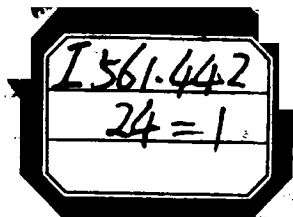
大卫·科波菲尔

[英] 狄更斯

主编 张月超

原译 董秋斯

编选 周先民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大卫·科波菲尔

〔英〕狄更斯

周先民 编选

出版：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发行：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刷：淮海印刷厂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375 字数120,0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260册

ISBN 7—5346—0208—4

I·59

定价：1.55元

责任编辑 王建一

总 序

西方文学，自希腊、罗马以来，名著颇丰，可谓汗牛充栋。用心地研读它们，不仅可以学到丰富的知识，而且也能获得极大的艺术享受。我本人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多年，从中得益匪浅，很希望当今的年轻人也能系统地多读名著，以增加知识，提高鉴赏水平。

想了解和学习西方文学名著，首要的是去读，读原著，读优秀的译本。只有真正去读了，才能进而去领会、去思索，去把握，才能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以真正从中吸取到养分。我常常向我的研究生及其他外国文学爱好者引述英国著名诗人T.S.艾略特的名言：“要去读莎士比亚的原作，而不是去读关于那些剧作的评论”。这个告诫确很中肯，对青少年和一般的过于忙碌、无暇读原著者，是一个诚挚的训导。

为了帮助青少年和广大读者在当代快速生活节奏中尽可能地多读西方文学的优秀著作，我和我的研究生还有其他几位从事文学研究的同志，编了这套《外国文学名著选粹》系列丛书。这套书完整地向读者介绍西方文学从希腊、罗马到二十世纪的著名作品。选目根据《诺顿世界文学名著选辑》（这在西方是通用的文学教材，较具权威性）、《大英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等书，经反复磋商而定。“选粹”之意，其一，在于对西方文学名著的众多书目进行精选；其二，在于对三十万字以上的长篇名作，作适当删节，尽力留存其精华，以飨读者。

这套选粹丛书不同于以往各种西方文学名著的简写、缩写本之处在于：尽力保持原著风貌，不对原著作任何文字上的改写（删节后编者所加必要的衔接文字，加括号、用小字排出）。所选译本均为目前国内所见最新且公认最佳之作。每本删节后约十万字左右。这套书对广大青少年、外国文学爱好者和外国文学工作者均很实用。参加这套书编选工作的，都是在外国文学方面训练有素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他们和我都认为这项工作很有意义，尽管有些人会因为它“善”小而不为。因为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以往中国、中国都不大有人做过，因此丛书之中，疏陋之处，恐难避免，还望读者指正。

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大学教授 **张月超**

狄更斯与《大卫·科波菲尔》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英国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诗人。

查尔斯·狄更斯是十九世纪英国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1812年他生于一个贫寒的小职员家庭，父亲在海军部任职，曾负债入狱。狄更斯10岁时，全家被迫迁入债务拘留所居住。12岁，他开始独立谋生，先后当过皮鞋油作坊的学徒，律师事务所缮写员，新闻采访记者等。这些经历使他同情下层人民，并熟悉城乡生活和议会政治。1837年狄更斯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一举成名，并摆脱了贫困。此后，陆续发表了《奥列佛·特维斯特》、《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老古玩店》等长篇小说。这些作品都以讽刺幽默的手法描绘当时的英国现实，并对其黑暗的方面予以批判。但批判基调比较温和，乐观主义是其主要思想倾向。1842年，狄更斯访问美国，对美国的蓄奴制、假民主及国家机关的贪污腐化极为反感，从而加深了对充满重重矛盾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加强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倾向。回国之后，他写了抨击美国社会的长篇小说《马丁·朱述尔维特》和刻画资产阶级典型的长篇小说《董贝父子》以及自传性的长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等。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狄更斯相当深入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关系，宣扬了对社会进行道德改良的思想。十九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是狄更斯创作的高峰时期。他先后创作了《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小杜丽》、《双城记》、《远大前程》、《我们共同的朋友》等长篇小说。这些作品对资产阶级的政府、议会、法院、监狱、家庭、学校、道德、哲学等全面地予以揭露，反映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但是，狄更斯在本质上是反对阶级斗争的，他在揭露资

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同时，竭力夸大道德感化的作用，认为行善和爱是解决社会矛盾的主要方法，这表现了狄更斯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作家的阶级局限。

从1836年开始发表作品，到1870年逝世，狄更斯在3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共为后代留下了14部长篇小说、20余部中篇小说、数百篇短篇小说和散文，此外还有两部长篇游记、一部英国历史、一部随笔以及12000封书信。他纵横驰骋于英国文坛，执小说界的牛耳达30年之久！后世的读者和研究者们，总是在世界第一流的小说家中，给狄更斯安置一把交椅。

《大卫·科波菲尔》是狄更斯所有小说中最重要、最受欢迎的几部作品之一，其写作开始于1849年，完成于1850年。其基本情节是：主人公大卫·科波菲尔自幼丧父，从小就受到继父摩德斯通的折磨。作为一种惩罚，被继父强行送到寄宿学校的大卫受尽了学校当局的野蛮摧残。母亲被继父折磨死后，10岁左右的大卫被迫到一家酒瓶货栈当童工，勉强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不久，他忍无可忍，历经艰辛逃到唯一的亲人——姨婆特洛乌德小姐处，幸被收留，并得到继续就学的机会。不久姨婆受代理人希普坑骗破产，大卫遂毅然踏上社会，自立谋生，从律师事务所小办事员而为报馆记者，最后成为名作家。在爱情上，大卫与律师之女朵拉一见倾心，历经挫折后二人终成眷属。但二人性情不同，婚后生活并不美满。后朵拉病逝，大卫最终与少年时代的伴侣，美丽娴淑的艾妮斯结合，过上幸福的生活。由于大卫的经历与作者的经历相似处很多，所以研究者们都认为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

《大卫·科波菲尔》相当广泛地描绘出十九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对各种黑暗现象予以无情的揭露。比如，它通过大卫在寄宿学校所受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摧残，愤怒地谴

责了英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罪恶；通过大卫的学徒生活，对英国当时的童工制度进行了批判。小说还用相当多的篇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上层人物的丑恶嘴脸，如冷酷凶恶的大卫的继父摩德斯通，口口声声要大卫生性软弱的妈妈“坚强些”，却活活逼死了她；资产阶级阔少年斯提福兹卑鄙地利用辟果提一家对他的信任，拐走了天真可爱的小爱弥丽，并在玩弄之后又残忍地抛弃了她；胡作非为的希普象个大毒蜘蛛似的撒下罗网，陷害别人。所有这些，都客观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生活，有助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

小说还通过大卫·科波菲尔奋斗的一生，给我们以积极向上的鼓舞力量。大卫从小成为孤儿，受尽欺凌，备尝酸辛，但他没有向苦难低头，而是不屈不挠地奋斗。他天真幼稚，多次被假象蒙住了眼睛；他接触过三教九流，遇到过忠实的朋友，也结交过无耻的小人；他受过多次挫折，也曾有过沉沦；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能保持一颗纯朴正直的童心去拥抱生活，始终能保持一股积极向上的劲头去克服困难。大卫这种奋斗精神贯穿全书，可以说是大卫这个人物的精神主调。这种精神应该说对今天的青少年的成长，也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

在艺术表现上，《大卫·科波菲尔》也自有其特色。从叙述方式看，它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的自传体形式。这种形式，可以使得作者以过来人的姿态，超越一时一事而从一个更高的境界去俯瞰忙碌奔波的芸芸众生，去思索纷纭复杂的人生现象。比如作者怀着深深的爱怜和善意的嘲讽描写了大卫与朵拉的恋爱与婚姻。一方面作者用充满激情的笔触把他们那种稍纵即逝的冲动、如痴如呆的行为，把他们的喜悦、痛苦、谦卑、兴奋、疑虑和轻信等情感，刻画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他又象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在回顾少年时的荒唐似的，字里行间又分明带着

一丝淡淡的嘲讽意味，同时还有着对这段罗曼史的深深的怀念和宽厚的谅解。

在描写方面，作者特别善于运用儿童的眼光去描绘事物，以夸张的手法突出事物的特征，比如要说明辟果提的眼睛黑，就说她的眼睛黑到“使脸上全部近眼处发暗”；要说明她的双颊和两臂既硬又红，就天真地设想为什么鸟儿“不舍掉苹果来啄她”；要说明她的胖，就反复渲染她的手臂只要一使劲，就有许多纽扣被绷掉下来。书中象这样的描写比比皆是，不论你是孩子还是成人，都无法不被引出笑声。在作者的笔下，旧房子、会客室、厨房、辟果提的船、学校的操场，无一不是按照儿童的眼光被描绘得鲜明如画。从某种意义上，《大卫·科波菲尔》可以说是一部为孩子们写的书。

当然，《大卫·科波菲尔》最大的艺术成就应该说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狄更斯用他那充满激情的笔触，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特征鲜明、呼之欲出的典型人物。作者倾全力塑造的纯朴天真、正直坚强的主人公大卫自不必说，就是一些次要人物，比如忠厚善良的辟果提、幽默豁达的密考伯、憨直刚正的海穆、娇嗔幼稚的朵拉都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狄更斯曾说，“在我所有的著作中，我最爱这一部”，他并且希望这本书能够“建立起一座永垂史册的丰碑”。《大卫·科波菲尔》发表一百多年以来一直受到欢迎的历史表明，狄更斯的愿望得到了实现。

周先民

我的传记应当从我的生活开端说起，我记得（据我听说，也相信），我生在一个星期五的夜间十二点钟。据说，钟开始敲，我也开始哭，两者同时。

考虑到我生下的日子和时辰，保姆和邻居一些识多见广的太太们说（她们在无从与我会面的几个月前就聚精会神地注意我了），第一，我是注定一生不幸的；第二，我有眼能见鬼的特禀：她们相信，这两种天赋是与星期五夜半后一两点钟内降生的一切不幸的男女婴儿分不开的。

我生于萨弗克的布兰德斯通，或如苏格兰人所说，“在那块儿”。我是一个遗腹子。对于现世界的光明，我父亲的眼睛闭上了六个月以后，我的眼睛就睁开了。即使在现时，一想到他从来不曾见过我，我就觉得有一点奇怪。在朦胧的记忆中，我觉得更加奇怪的，是我儿时对于墓地里他那白色墓石所起的幼稚的联想，是当我们的小客厅被火炉和蜡烛烘暖照亮、而我们家的门却把它关锁在外面时（我有时简直觉得残忍），我对于黑夜中独自躺在那里的它所感到的无限的同情。

我父亲的一个姨母，因而是我的姨婆（我后面还要谈到她），乃是我们家中主要的大人物。特洛乌德小姐——当我可怜的母亲克服了对于这可怕的人物的惧心，敢于提到她的时候（那是不常有的），总称她为贝西小姐——曾经嫁过一个比她年纪轻的丈夫。我相信，我父亲一度是她所宠爱的人，但是他的婚事非常伤了她的心，因为她说我母亲是一个“蜡娃娃”。她不曾见过我母亲，但是她知道她还不满二十岁。我父亲和贝西小姐再也

不曾见过面。在他结婚的时候，他两倍于我母亲的年纪，体质也不大好。他一年以后就去世了，如我前面所说，在我来到世界上以前六个月。

这就是那重大的要紧的（请恕我这样说）星期五的下午的情形。所以我不能说，在那时我已经知道情形怎样，或对下面的事有根据自己感觉的任何记忆。

我母亲正坐在火炉旁，身体软弱，精神萎靡，含着泪看火，对自己和那无父的小陌生人感到绝望。

当她擦干了眼睛抬起头来望着对面的窗子时，她看见一个向花园走来的陌生女人。

再看一眼时，我母亲就有了一种确信不移的预感：那是贝西小姐。落日在花园篱笆外的陌生女人身上闪光，她摆着别人不能有的恶狠狠硬绷绷的姿态和从容不迫的神情走向门前。

当她来到宅前时，她又一次地证明了来的正是她本人。我父亲时常表示，她的行径不像任何普通的基督教徒；这时，她不牵铃，一直过来张望那同一的窗子，把她的鼻子尖在玻璃上压到那样的程度，我那可怜可爱的母亲时常说，有一个时候她的鼻子尖变得完全平而且白了。

她使我母亲吃了那样一惊，我一向相信，我在星期五下生，实在得力于贝西小姐呢。

我母亲慌得离开椅子，走进椅子后面的角落。贝西小姐缓缓地若有所寻地张望那个房间，从对面开始，移动她的眼睛，像荷兰钟上萨拉辛的头一般，终于移到我母亲。这时她皱了一下眉头，像惯于教人服从的人那样，对我母亲作了一个姿势，教她来开门。我母亲过去了。

“大卫·科波菲尔太太吧，我猜。”贝西小姐说道；那加重的语音大概是指我母亲的丧服以及她的生理状态。

“是的，”我母亲有气无力地说道。

“特洛乌德小姐，”来客说道，“大概你已经听人说起过她了，我猜？”

我母亲回答说，她有过那样的荣幸。她有一种不快意的自觉，没有表现出那是一种非常的荣幸。

“现在你看见她了，”贝西小姐说道。我母亲低下了头，请她进来。

她们走进我母亲刚从里边出来的那间客厅，走廊对面最好房间的炉火未生火——实际上，从我父亲出殡的时候起就不曾生过；当她们两个都坐下来时，贝西小姐一言不发，我母亲白费力气来接捺自己，随后就哭起来了。

“哦，得啦，得啦，得啦！”贝西小姐连忙说道。“不要那样！好啦，好啦！”

但是我母亲忍不住，她一直哭到尽了兴才算完。

“摘下你的帽子来，孩子，”贝西小姐说道，“让我看看你。”

我母亲即使有意拒绝这奇特的要求，也不敢不照办，她太怕她了。因此她照所受到的吩咐办了；她的手忙乱到使她的头发（她的头发是多而且美的）全部披散到脸上来。

“嘿，我的天！”贝西小姐大叫道。“你简直是一个吃奶的孩子哟！”

没有疑问，我母亲在外表上是非常年轻的，比她的年龄还要年轻；可怜的人，她垂下头来，仿佛这是她的罪过，并且呜咽着说，她的确恐怕她是一个孩子气的寡妇，假如生产后活得成的话，还要作一个孩子气的母亲呢。随后在短短的停顿中，她恍惚地感觉到贝西小姐摸她的头发，还觉得她的手并非不柔和；但是当她怀着怯弱的希望看她时，却发现那个女人褶起衣服下摆坐在那里，双手叠在一只膝盖上，双脚放在炉栏上，向着火皱

眉。

“大卫待你好吗，孩子？”贝西小姐静默了一会问道，她头部那些动作逐渐停止下来。“你们在一起快活吗？”

“我们非常快活，”我母亲说道。“科波菲尔先生待我只有太好了。”

“什么，他把你惯坏了吧，我相信？”贝西小姐接下去说道。

“又是孤身一人留在这艰苦的世界上，完全依靠自己，从这一方面来看，是的，我恐怕他真地惯坏了我，”我母亲呜咽道。

“我知道，大卫曾经用他的钱买到一笔年金，”她过了一会说道。“他怎样替你安置的呢？”

“科波菲尔先生，”我母亲有点费力地回答道，“非常体贴，非常厚道，把其中一部分年金给了我。”

“多少？”贝西小姐问道。

“一百零五镑一年，”我母亲说道。

“他大可以做得更坏呢，”我姨婆说道。

这一句话说得正合时候。我母亲的情形大大地变坏了，带着茶盘和蜡烛进来的女佣辟果提，一眼就看出她是何等难过——假如那里有充分的光线，贝西小姐早就看出来——赶忙把她扶到楼上她自己的卧室；立刻派她的侄子海穆·辟果提去请护士和祁力普医生。海穆已经有好几天藏在宅中，不教我母亲知道，以备紧急时作特差。

医生去过楼上，又下来，因为，据我猜想，既经断定这位不相识的女人和他大有面对面连坐几个钟头的可能，他就竭力作出有礼貌善交际的样子。他是他那性别中最谦逊的，小人物当中最温和的。他侧起身子出入，以便少占些地方。他走路像“哈姆雷特”里头的鬼一样轻，而且更慢。他的头垂向一边，一部分由于谦逊地贬低自己，一部分由于谦逊地讨好任何人。若说

他从来不曾对一条狗费话，那还没有什么希奇，他甚至不能对一条疯狗费话。他可以温和地对它说一句，或一句的一半，或一句的一小部分；因为他说话像他走路一样慢；他不肯对它粗暴，他不会对它动气，不拘为了什么人世的理由。

祁力普先生，温和地看着我的姨婆，头向一边垂着，微微地向她鞠了一躬。

“喂，小姐，恭喜你。”

“为什么？”我姨婆锋利地说道。

在我姨婆极端严厉的态度下，祁力普先生又慌张起来；为要安抚她，他又向她微微地鞠了一躬，对她微微地笑了笑。

“老天爷，他在干什么呀！”我姨婆不耐烦地叫道。“他不会说话吗？”

“放心吧，我的亲爱的小姐，”祁力普先生用他那最柔和的腔调说道。“再也不用着急了，小姐。放心吧。现时一切都过去了，小姐，都妥当了。”

在祁力普先生一心发表这演说的五分钟内，我姨婆仔细地看他。

“她好吗？”我姨婆说道，交叉起两臂，其中之一依然系有她的帽子。

“哦，小姐，她不久就十分舒服了，我希望，”祁力普先生回答道。“在这种悲哀的家庭状况下，我们对于一个青年母亲所能期望的舒服也不过如此了。你若现在去看她，不会有任何不便，小姐。或许对她有益呢。”

“她呢？她好吗？”我姨婆锋利地说道。

祁力普先生把他的头更向一边俯下一点，像一头驯良的鸟一般看我的姨婆。

“那个小孩，”我姨婆说道。“她好吗？”

“小姐，”祁力普先生回答道，“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呢。那是一个男孩呀。”

我姨婆一言不发，径自拿起帽子上的绳，比作一个投石器的样子，对着祁力普先生的头，瞄准了一下，然后又把帽子歪戴在头上，走了出去，永远不曾回来过。她像一个失望的仙人一般，或像大家相信我有资格看见的鬼一般不见了，再也不曾回来过。

不曾。我躺在我的篮子里，我母亲躺在她的床上；但是贝西·特洛乌德·科波菲尔永远留在梦和影子的国土，留在我最近旅行过的那广大地域；我们卧室窗子上的光照在所有那样旅行者的人世归宿地上，也照在一度是没有他就不会有我的那个人的残灰和尘土上面的小丘上。

二

当我远向幼年的空白生活中回顾时，在我前面具有清楚的形象的第一批物体，是生有好看的头发和年青的样子的我母亲，以及完全不成样子的辟果提。辟果提的眼睛黑到仿佛使脸上全部近眼处发暗，她的双颊和两臂既硬又红，我奇怪那些鸟为什么不舍掉苹果来啄她。别的我还记得什么呢？让我来看看吧。

从云雾中出现的，是一道长廊子——在我看起来，是多么幽深哪！——从辟果提的厨房通前门。一间暗黑的贮藏室的门开在那里，那是一个夜间走过时要加快脚步的地方；因为当那里没有一个带一盏不亮的灯的人时，我不知道在那些桶子罐子和旧茶叶箱中间会有什么。从那个门内透出一种霉湿气，其中混有肥皂、泡菜、胡椒、蜡烛、咖啡的气味。再则是两个客厅：一

个是我们(我母亲和我，还有辟果提——因为当辟果提工作完毕、我们也没有客人时，她是我们真正的伙伴)晚间坐的客厅，另一个是我们星期日坐的最好的客厅，很够排场，但是不大舒服。我觉得那个房间有一种忧愁的气氛，因为辟果提曾经对我——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显然在许久以前——谈到我父亲的丧事，以及穿黑外套的人们。一个星期日的夜间，我母亲在那里对我和辟果提读拉撒路怎样从死人里复活。我是那么害怕，使得她们后来不得不把我从床上抱出来，把卧室窗外安静的墓地指给我看，死者都在庄严的月光下一动不动地躺在他们的坟墓里呢。

这里是我们在教堂中的座位。多么大的高背座位呀！附近有一面窗子，从窗子里可以看见一头迷路的羊——我所指的不是罪人，是羊肉的羊——颇有进入教堂的意思。我觉得，假如我把它看得更久一点，我会被它引诱得高声说一点什么，那样一来，我就要变成什么样子啦！我向上看墙上的灵牌，试着来想念本区已故的包佳斯先生，当他久受痛苦、医生束手时，包佳斯太太作何感想呢。这时我的眼睛渐渐地闭起来，起初仿佛听见牧师正在兴头上唱一支催眠的歌，后来就什么也听不见了，直到我咕咚一声跌下座位来，然后半死不活地由辟果提把我带出去。

这时我看见我们住宅的外部，卧室的格子窗敞开来，透进新鲜的空气，那些破碎的旧鸦巢依旧在前面花园深处的榆树中间摆动。现时我在后面花园中，在空鸽子笼和空狗窝所在的院子后面——一个很好的蝴蝶保育场——据我所记得的，有一道高围篱，一扇大门，还有一把钩锁；那里的果子累累地生在树上，比从来任何别的园子里的果子更多，更熟，我母亲在那里把一些果子摘进篮子，我则急急忙忙吞着偷来的莓子站在旁边，

尽力作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一阵大风刮起，夏天一下子就过去了。我们在冬季的黄昏中游戏，在客厅里跳舞。当我母亲喘不过气来、在靠手椅上休息时，我看她把她那光洁的髻发绕在她的手指上，伸一伸她的腰，没有人比我知道得更清楚，她喜欢作出健康的样子来，并以长得这样美丽自豪。

那是我最早的许多印象的一部分。我们两个都有一点怕辟果提，在大多数事上都听从她的意见，这种感觉也是我从眼见的事上得出的最早的见解的一部分——假如可以说是见解的话。

一天晚上，辟果提和我一同坐在客厅里的火炉旁。我对辟果提读鳄鱼的故事，我一定读得太清楚了，或许那可怜的人儿太感兴趣了，因为我记得，在我读完以后，她得到鳄鱼是一种蔬菜的模糊印象哩。我读得疲倦了，非常想睡；但是既已得到特许坐到去邻家消磨晚间的我母亲回来的时候（这是一种格外的优待），我宁可死在岗位上（当然啦），也不愿去睡。我已经达到那样想睡的程度，辟果提仿佛膨胀起来，变得非常大。我用两个食指把我的眼皮撑开，用力看坐在那里作手工的她，看她留来擦线的一小块蜡烛头——那东西的样子有多么旧，各方面都那么皱了！——看码尺居住的草顶小房子，看她那绘有圣保罗教堂的（有一个红圆顶）带滑盖的手工匣，看她指头上的铜顶针，看我觉得很可爱的她本人。我觉得非常想睡，我知道，假如我有一小会儿不看见任何东西，我就不能挽救了。

“辟果提，”我突然说道，“你结过婚吗？”

“天哪，卫少爷，”辟果提回答道。“你怎会想到结婚呢！”

她带着那样大的惊慌回答，使我完全清醒过来。于是她停下手工来看我，把她的针拉到线尽处。

我真以为她生气了，她对我非常冷淡；但是我完全错了：因